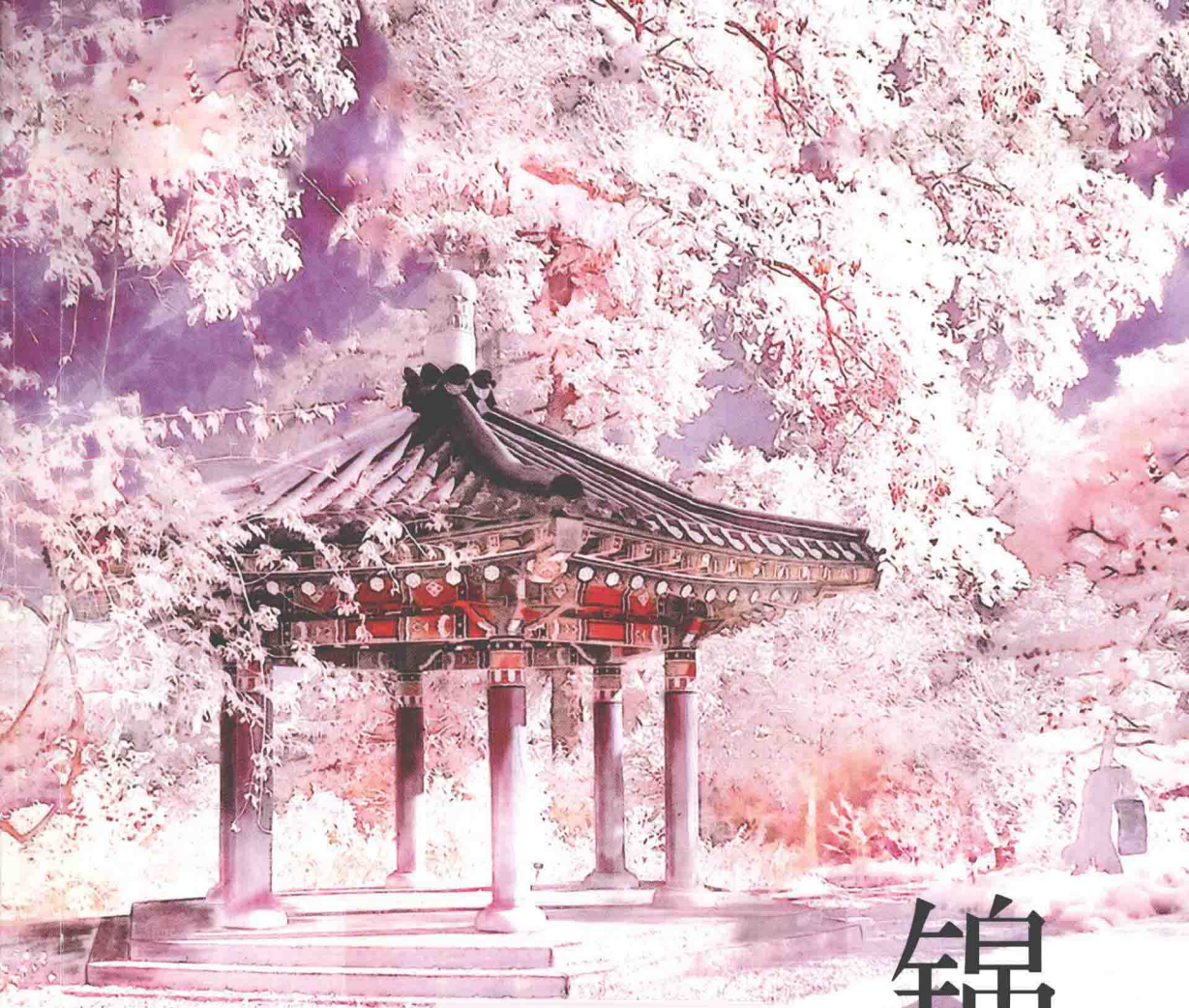




# 锦绣盈门

暗香 著  
AN XIANG

下册

殷寻·吉祥夜·夜神翼  
联袂推荐

他，朝堂上披荆斩棘，只为情定三生，真心无悔  
她，深宅内步步为营，但求岁月静好，一世长安  
精心修订·全新番外·倾情上市



# 锦绣盈门

暗香  
AN XIANG  
著

下册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绣盈门 / 暗香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229-07903-1

I. ①锦… II. ①暗…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3734号

## 锦绣盈门

JINXIU YINGMEN

暗香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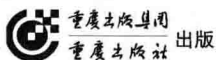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罗玉平 郭莹莹

责任校对: 郑蕊

封面设计: 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clark943@qq.com

版式设计: 谙恒记工作室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印张: 40.5 字数: 695 千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7903-1

定价: 5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第十四章 生辰盛宴如愿赴约，露锋芒冠盖满京华 // 1
- 第十五章 父子联手强强对阵，梓锦细心暗留后手 // 24
- 第十六章 梓锦知晓惊天秘密，盼得孙子暗查真相 // 47
- 第十七章 清水庵初得好消息，大皇子下手伤溟轩 // 72
- 第十八章 洗三宴悍妻也威武，大皇子救美反惊魂 // 97
- 第十九章 情知所起而无终结，顺藤摸瓜喜从天降 // 120
- 第二十章 众人筹谋共度风雨，再见故人被人算计 // 144
- 第二十一章 秦时风身份忽揭秘，长公主痛哭失常态 // 168
- 第二十二章 开到荼蘼花事渐了，举杯对饮忠告溟轩 // 192
- 第二十三章 暗查往事梓锦出招，大哥威武袒护娇妻 // 217
- 第二十四章 太意外梓锦封诰命，挖陷阱万荣受磋磨 // 243
- 第二十五章 大年夜梓锦入火海，回现代梓锦几疯狂 // 270
- 叶擎番外：吾家表妹初长成 // 300

## 第十四章

### 生辰盛宴如愿赴约，露锋芒冠盖满京华

天方亮，梓锦就起了床，梓锦嫁过来的时候说好了是生母吴姨娘跟前的周妈妈跟过来做管事妈妈，但是出嫁前周妈妈的儿子出点事情，因此周妈妈要晚几天才能过来，梓锦估摸着这几日也就该来了，周妈妈来了，老太太给梓锦的后备力量也就来了，梓锦想到这里心里又安稳了许多。

在几个丫头的服侍下，梓锦梳洗完毕，用过早饭就先去长公主那里请安，就说了叶溟轩的事情，长公主又带着梓锦去了露园老夫人那里把情由说了一遍，老夫人只得看着梓锦说道：“朝廷公务也是没有法子，只希望亲家母亲家公不要怪罪才是。”

杜曼秋在一旁不插话，楚氏跟沈氏只是笑盈盈地看着梓锦。

梓锦看着叶老夫人笑道：“夫君为国分忧，梓锦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夫君有后顾之忧，祖母只管放心，我家人定能理解的。”

叶老夫人笑着点点头，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孩子，横竖这段日子没事，咱们这院子里还有几处风景不错，没事的时候让你大嫂二嫂陪你随意逛逛。”

叶老夫人这么说，就是希望梓锦能跟楚氏沈氏打好关系，毕竟都是叶家的媳妇，不要闹得太难堪，这几日她们之间的暗涌老夫人也看到一些。

“是，梓锦初来乍到，就怕叨扰了两位嫂嫂。”梓锦温温地一笑。

楚氏立马说道：“咱们正闲得没事，有时间陪着三弟妹逛逛园子，既能看风景还有好吃好喝的，高兴都来不及呢，就怕三弟妹嫌我们聒噪呢。”

楚氏这么一打趣，屋子里的气氛就欢了起来，沈氏也说道：“是啊，我就是个直肠子，嘴上没把门的，三弟妹到时候可别恼了我才是。”

漂亮话谁都会说，当着老夫人的面，这两人自然是装乖卖巧，梓锦也不含糊，低声笑道：“梓锦口舌愚笨，两位嫂嫂多提点我才是，哪里敢嫌厌烦。”

杜曼秋跟长公主从头到尾视线都没有交会，叶老夫人也没插嘴年轻人之间的对话，又说笑了一阵，众人这才都告辞了。长公主对梓锦说道：“你也回去休息吧，昨晚上定是没睡好，年轻人也不要觉得身子扛得住，好生的养着才是道理。”

梓锦忙谢过了，送走了长公主，这才带着纤巧往安园走。刚走没两步，就听到身后有人喊：“三弟妹，等等。”

梓锦顿住了脚，听得出这是沈氏的声音，就转过身来，看着沈氏往这边走来，笑道：“二嫂，有什么事情？”

沈氏胖乎乎的圆脸，近日又穿了一身姜黄色的衫裙，倒是多了几分柔美，走到了梓锦的面前，就笑道：“我想着反正三弟出门了，你自己在家也无事，不如中午咱们聚一聚？这院子里有一处风景临着玫瑰园，此时花开正盛，倒是有几分情趣。”

叶溟轩走了她就在家无事？沈氏还真是一句话也不肯吃亏，上来就讽刺梓锦以色侍人，梓锦心里冷笑一声，面上却有些不好意思地道：“二嫂邀约本不该辞，只是梓锦刚嫁过来，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整理，总要先理出个头绪，等过几天梓锦一定亲自做个东道请大嫂二嫂过来吃酒。”

沈氏早就知道梓锦嫁妆丰厚，当初侯府下的聘礼可比她们的还要多，就为这事她与楚氏都没少生了闷气，此时听梓锦这么说就格外地刺耳，皮笑肉不笑地说道：“知道三弟妹嫁妆丰厚，到底是咱们侯府肯跟三弟妹作脸。”

这话就有些刻薄了，意思就是讽刺梓锦，要不是侯府聘礼多，以梓锦庶女的身份只怕是没有这份嫁妆的，分明就是取笑梓锦！

梓锦倒也不生气，只是笑盈盈地看着沈氏，不急不缓地说道：“二嫂这话可就有让梓锦想不通了，难不成二嫂曾经得罪过侯府？”

沈氏一愣不解地问道：“愚嫂愚钝，不知道三弟妹这话何解？”

梓锦就故作惊讶道：“方才二嫂不是说侯府肯给我作脸，那二嫂嫁妆不多难不成是因为侯府不肯给二嫂作脸？所以小妹想不通二嫂哪里得罪侯府了。”

沈氏一愣，没想到梓锦这般的牙尖嘴利，也不恼怒，轻轻一笑：“三弟妹真是好口舌，好话也能歪曲成这样。”

“这就奇怪了，小妹分明是顺着二嫂的意思说，怎么就成了歪曲了？哦，我明白了，是不是二嫂跟娘家……”梓锦剩余的话没说完，随即做出一个了然的笑容，劝道：“二嫂也别生气，毕竟是一家人，娘家人哪里真的能跟你生气的，回头说两句好话就是了。”

沈氏这次真的气到了，正要辩解，梓锦又接着说道：“我还有事，就不跟二嫂继续聊了，二嫂有空闲的时候就来安园坐坐，咱们妯娌也能好好地说说说话。”

沈氏看着梓锦的背影，只气得恨不能咬碎一口银牙，她身边一直没有说话的邹嬷嬷这时上前一步低声说道：“夫人，有什么话回房再说，这里人多口杂。”

沈氏憋着火回了自己的晖园，进了门就一把将黄杨木雕花圆桌上的茶盏扫到地上，这才气呼呼地坐在临窗的大炕上，将丫头都赶了下去，这才看着自己的乳娘邹嬷嬷道：“不过是一个姨娘生的小蹄子，居然还敢这么猖狂，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邹嬷嬷忙低声劝道：“您别生气，气坏了身子还是自己的，多不划算？现在她刚进门就这么猖狂，以后有的是机会整治，这家大业大的哪里没有一点纰漏的。”

沈氏闻言放松了些，面上有了些笑容，缓缓地说道：“是啊，如今叶溟轩又出了公差，可不正是大好的机会，一个庶女出身的人还能被别人瞧得起吗？一人一口唾沫就够她受的。”

梓锦瞧着手里大红的烫金帖子，眉头皱成了一团，宣和公主生辰……按理说梓锦一个新进门的小媳妇，这样的场合不是她能去的，但是梓锦却接到了请帖，梓锦又特意让人打听过去，宣和公主跟宣华长公主素来不和，宣和公主生辰长公主去就足够了，至于还巴巴地给她下帖子吗？

梓锦的玉手紧紧地握成一团，想起今几个楚氏看自己时那似笑非笑的容颜，恍然大悟。梓锦一直以为杜曼秋会在叶府之内收拾她，不曾想人家手段高着呢，想要一举从根本上把她打压下，只要梓锦出席宣和公主的宴会被大家厌弃，以后想要在这个圈子里走动更是举步维艰，真够狠的！

梓锦看着四个丫头，是她从娘家带来的最贴心的四个人，努力地让自己缓和下来，说道：“该来的躲不掉，怕什么。”

纤巧毕竟是老太太跟前的，眼界跟见识都是较宽的，这时咬着牙说道：“这些人真是够狠的，真是要将您放在火上烤。”

梓锦觉得这个比喻相当地妥当，一个不留神，火一大，梓锦就变成了烤全羊，任人品尝了。如果这个时候周妈妈来了就好了，她以前是获罪的长兴侯府的管事妈妈，一定知道很多规矩。想到这里，梓锦就对纤巧说道：“你想法给姚家送个信，让周妈妈尽快过来。”

“周妈妈？”纤巧一愣，不知道这个时候姑娘想起周妈妈做什么，一个姨娘身边的管事妈妈能做什么用？



看着几个丫头的疑惑眼神，梓锦低声说道：“周妈妈以前是获罪侯府的管事妈妈，对世家勋贵的交际来往很有经验，她过来咱们能事半功倍。”

纤巧几个大喜，寒梅嘴快，道：“没想到咱们姚府还是卧虎藏龙之处。”

梓锦就笑了，横了几个人一眼，低声交代：“院子里那几个眼线你们盯紧了，在她们面前一定要装出一副急躁又压抑的表情，一定要让她们把咱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形返回到她们主子那里去，敌人对我们越是蔑视，咱们就越能给她们最大的打击，明白了？”

几个丫头很是佩服地看着梓锦，纤巧想了想，总结道：“这叫做瞒天过海。”

梓锦赞赏地点点头：“不错，还知道这个。你们都去忙吧，我自己静一会儿要想些事情。”

宣和公主当年被指婚给福成伯世子，如今世子成了福成伯，宣和公主既是公主也是伯夫人，宣和公主的生母平贵妃当年也是先帝最喜欢的妃子之一，因此宣和公主也是极受宠爱的，从小就跟宣华长公主别苗头，不对盘，当年的皇后跟平贵妃斗得火热，这两位公主也是针尖与麦芒，先皇过世后，平贵妃如今成了太妃，皇后成了太后，但是平家的势力也不容小觑，因此平贵妃依旧安然地活着，宣和公主依旧霸道。

与大 boss 对抗最倒霉的就是小喽啰，梓锦作为宣华长公主的嫡儿媳，梓锦已经能想象自己将会面对怎么样的狂风暴雨。杜氏婆媳想要借宣和公主的手收拾自己，这步棋走得相当高明，难怪这几日她们不过是嘴上占占便宜，却从没有实际行动，原来人家早就挖好坑了。

纤巧的消息送得很快，下午的时候周妈妈就到了，梓锦惊喜不已，看着行跪拜大礼的周妈妈一把扶起来：“妈妈快起，家里的事情都忙完了没有，这么着急地就让您来了，实在对不住了。”

周妈妈在梓锦的搀扶下站起来，抹着眼角说道：“姑娘说的哪里话，都是老婆子不好被家事绊住了脚，不然早就该来了。”

当着众多的丫头婆子上演了一幕主仆情深的戏码给有心人看，然后梓锦让大家都退下，只留了纤巧，让寒梅守住门，水蓉跟雁桃在外面指挥着大家工作。梓锦这才将周妈妈唤进暖阁，梓锦坐在紫檀雕花炕上，身侧是文竹小柜格，摆着檀木座青花三友图玉壶春瓶一对，青玉雕进宝图盆，珊瑚盆景，坐褥上放着一件铜镀金嵌烧蓝打磨光滑的铜镜。炕上摆着紫檀铜包角炕几，几上摆着一件掐丝珐琅香炉，周妈

妈看着点点头，叹道：“到底是侯府，富贵之地，跟昔年老奴在长兴侯府见到的一样。”

梓锦很是正色地问道：“妈妈，平北侯府比之长兴侯府如何？”

周妈妈毕竟在长兴侯府待过很多年，听到梓锦问及，叹口气说道：“长兴侯府要略胜一筹，毕竟是百年之家颇有根基。”

梓锦就点点头，周妈妈这么一说她心里就有了底，长兴侯府当年比平北侯府还要胜一筹，那么在规矩礼仪上，梓锦就不用担心了。想到这里长舒了一口气，笑着说道：“请妈妈回来的缘由纤巧可跟您说过？”

周妈妈忙点点头：“说过了，姑娘放心，老奴知道该怎么做了。”

纤巧听着周妈妈的话这个时候说道：“有妈妈在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如今人家巴不得咱们姑娘出笑话被人厌弃鄙夷，咱们越要昂起头挺起胸长志气才是。”

纤巧跟梓锦相视一笑，知道其实像周妈妈这种人是有些不甘于寂寞的，吴姨娘实在是太与世无争了，周妈妈的一身本事都埋没了，如今跟了梓锦也算是能有机会大显身手了。

纤巧知道周妈妈一定还有话跟梓锦私下说，就道：“奴婢出去看看，顺便打听下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宣和公主的生辰不知道叶家准备让几个人去，这一点还是要弄清楚的好，知己知彼。

梓锦点点头，纤巧退下去，转身关了门。周妈妈这才换上了一副正经的神情，看着梓锦说道：“老太太有话让老奴转告给姑娘。”

梓锦就知道老太太一定会点拨她，问道：“祖母说了什么？”

周妈妈坐在锦机上微微地动了动身子，然后才说道：“老太太说让姑娘不要害怕，与人交往身份固然是极重要的，但是既然您已经坐到了侯府嫡子嫡妻这个位置上，不是去想怎么应付别人的眼光，而是拿出自己的本事与做派赢得别人的尊重。身份地位是必不可少，但是自身的气派跟学识也是赢得别人尊重的重要原因。”

梓锦眼眶微润，她明白老太太的意思，自己已经是庶女出身，就算是把名字寄在海氏的名下弄个嫡女的名号，但是只要有心人一打听，其实还知道她的真正出身，一个半调子嫡女也够别人嘲笑的，与其这样反倒不如这样面对众人，倒是有几分坦荡，只要自己拿出真本事赢得别人的尊重，就能立足。

老太太用心良苦，梓锦能明白的。

周妈妈瞧着梓锦的神色心里一宽，这才又说道：“这次老奴来还奉老太太的命令把您的陪房都带来了，铺子田庄的管事所有人的卖身契全都带来了。”说着就拿



出一个小匣子递给了梓锦。

梓锦伸手接了过去，眼眶酸酸的，老太太什么都替她想到了。接着周妈妈又说道：“老太太之所以晚几天才把这些人的卖身契给姑娘，是因为老太太专门把这些管事聚在一起训了话，这些都是老太太手下得力的，以后跟着姑娘也必定是要忠心耿耿，老太太怕这些人仗着资格老糊弄姑娘，这才专门见了他们，训斥过，才让老奴带着过来了，让姑娘跟大家见一见，以后也好明白主子是谁。”

“这个要往后延几天，等宣和公主的生辰过了再说。”梓锦缓缓地说道。

周妈妈知道梓锦暂时顾不上，又道：“老奴知道姑娘一时顾不上，已经安排他们住在了客栈中，随时等着姑娘传话。”

周妈妈办事果然老道，梓锦很是安心地点点头，笑着：“有妈妈在，我觉得省心不少。”说到这里又是一顿，道：“妈妈以前在长兴侯府待过，想必对这些京都中的名门秘事知道得不少？”

周妈妈缓缓地点点头：“知道的不是很多，姑娘想问什么只管问，老奴知道的一定讲。”

“别的暂时用不到，妈妈就先给我讲讲关于宣和公主的事情，比如这个人的脾性格处事风格，行为手段之类的。”既然宣和公主跟长公主不合，为难自己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梓锦总要做到知己知彼，让周妈妈来的目的就在于此了。

叶家的情况比较特殊，往年宣和公主生辰都是由宣华长公主亲自去，杜曼秋婆媳并不去的，可是今年宣和公主却还专门给杜曼秋婆媳下了请帖，梓锦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就泛出一声冷笑。

宣和公主跟自己婆婆果然是不对盘，故意请去杜曼秋不仅会让长公主难看，也会借机挑起平北侯府内讧，可见此人也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举手间就是雷霆阵阵。

自从那日周妈妈跟她详细说过宣和公主的事情后，梓锦倒是觉得这个人物也蛮有意思的，心里就没有那么忐忑了，是人就有缺点，只要有缺点就是罩门，宣和公主最好懂得见好就收，不然她也不会轻易地让步。

到了这一日，梓锦早上特意早起，梳洗过后，打开包铜雕花的箱笼，细细地选着衣裳。因为在新婚，梓锦不好打扮得素淡，但是过于浓艳又显得轻浮，最后眼神留在了那一身樱桃红缙丝镶边遍地撒花的衣衫上，这衣裳是梓锦在闺中时亲手缝制的，上面的绣工也都是自己一针一线做出来的。

里面是一件樱桃红缙丝遍地撒花袄子，外面罩一件湘妃色竹纹镶亮缎包边的褙

子，下面是一条樱桃红襦裙，裙边绣着繁复细密的璎珞串珠八宝纹裙裾，裙褶较多，走起路来甚是飘逸。

梓锦又让寒梅梳了一个天鸾髻，簪一支赤金绞丝嵌红宝石三尾凤首步摇，细细的金丝流苏在鬓边晃动，添一丝妩媚。发髻两边簪着嵌宝花蝶鎏金簪压着鬓角，耳上戴着嵌珠宝花坠子。长眉螺黛轻描，桃花粉敷面，樱唇点口脂，端的是眉目如画，身姿如柳，寒梅瞧着镜子里的人轻笑：“少夫人，您看如何？”

梓锦端详一番，点点头，人是衣裳马是鞍，这番倒腾下来倒是不错，就笑道：“手艺不错。”

梓锦用过饭漱过口净过手，这才带着纤巧跟寒梅往长公主的玫园行来。

长公主也刚用完饭，见梓锦来了，就站起身来说道：“直接去老夫人那里辞行，今几个咱们早些过去，我也介绍些人给你认识，这以后你也要慢慢地与大家开始交往，总得先认识认识才是。”

到底是嫡亲的婆婆，梓锦心里一暖，有长公主作为引荐，梓锦的路自然是好走一些。

婆媳二人来到露园的时候，杜曼秋婆媳三人也是刚来，两拨人马在门口遇见，互相见过礼，这才往里走去。

见过老夫人之后，叶老夫人叮嘱了大家几句，不外乎注意侯府的颜面，在外要抱成一团等等，知道两房人的矛盾，老夫人这才叮嘱一番，在家里关起门来怎么斗那是自家的事情，要是在外面让人看笑话，大家脸上都不好看，后面这句是梓锦的脑补，想着叶老夫人真不容易，只怕是心里也纠结得很，出去了要真斗起来，可真是丢脸了，所以才提前警告一番。

大家自然是低声应了，门房早就预备好了马车，长公主这次用的是私人的五驾七彩琉璃华盖翠帷马车，杜曼秋她们坐的是三驾朱轮华盖车，相比之下自然是逊了一筹。因为是要去宣和公主府贺寿，长公主自然是要拿出长公主的威仪，相形之下，杜曼秋就立刻被甩出几条街区，所以说投胎的好坏就决定了你日后的社会地位的高低，这句话一点也不错的。

梓锦自然是跟着长公主上了那辆无比拉风的华车，这要是搁在现代，怎么也是法拉利级别的啊。这种物质上的优势，让梓锦顿时觉得有些扬眉吐气，因为她看到那边婆媳几个很是纠结的目光，虽然极尽掩饰，奈何梓锦眼睛犀利啊。

宣和公主嫁给福成伯之后并未住在福成伯府而是在公主府居住，宣和公主的公



主府比起宣华长公主的公主府自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也是宣和公主讨厌宣华长公主的原因之一。宣和跟宣华之间的差别，就如同嫡女跟庶女的差别，平贵妃虽然是贵妃到底不是皇后，放在大户人家也就是一个贵妾，梓锦的生母吴姨娘还是贵妾呢，贵妾到底也是妾。

宣和公主府虽然比不上宣华长公主的气派，但是到底是要比侯府气派许多，门口的两只瑞兽石狮端的是威风凛凛，五间气派门楼，红漆大门上纵九横七排鎏金门钉，国公府纵横皆七排，侯府以下皆是纵横皆五排，门上门钉的行数和枚数也是地位跟权势的标志。

大门上的筒瓦瓦面雕刻着花草禽兽的花纹，探出的柱头上雕成了菊花头，檐角上立着各种小瑞兽，远远一看，给人一种无比庄重凝肃的感觉，就连说话也下意识地变得小声，梓锦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气场。

长公主驾到，宣和公主亲自迎了出来，两人就算是不合，但是有些面上的事情该做的还是要做。

梓锦细细打量：宣和公主穿一身枣红色织金妆花云肩通袖凤纹缎小竖领对襟袄子，两袖格外地宽大，绣着繁复细密的锦边，系一条绯色织金双凤海水纹襦裙。头上簪着通体莹润的翡翠头面，一双大大的丹凤眼满是笑意，面上肌肤依旧滑润，梓锦想着保养得挺不错，是个美人。

两位公主叙完话，杜曼秋就带着两位儿媳妇上前拜见，梓锦安安稳稳地立在长公主的身后，不急不躁，不怒不悲，面上带着浅浅的笑意，杜曼秋跟宣和公主也见过几面的，楚沈二人也自然是见过的，行过礼后，长公主这才看了梓锦一眼，对着宣和公主笑道：“这就是溟轩媳妇了。”

梓锦这才从长公主的身后缓缓地走出来，双手叠放在腰间，盈盈下半蹲行了一礼，道：“梓锦见过公主殿下，祝公主殿下寿同金石，锦悦成祥。”

宣和公主锐利的眼睛缓缓地扫过梓锦，面上却戴着浓浓的笑意，道：“真是好标致，长姐好福气娶得这样的儿媳妇。”说着就摘下头上戴着的赤金点翠金步摇递给梓锦，顺便将梓锦扶起来，道：“戴着玩吧，不是什么贵重的物件。”

梓锦忙谢过了，入手颇沉，可见是实心的金子，这点翠并不是普通人家能用得起的，这点翠的羽毛全都是成色极好的细羽泛着极纯的色泽。说是戴着玩，这份见面礼可真够大方的，至少面子上给了长公主极大的颜面。

宣和公主跟宣华长公主在前面走着，梓锦诸人在后面慢慢的跟着，整个公主府

占地颇大，来来往往的奴仆都低着头不敢四处观望，进了垂花门这才坐上了软轿往里行去，大约走了一盏茶的工夫才停了下来，她们来得尚早，来的客人并不多，看到她们下轿三三两两地围了过来，围着长公主请安，又跟杜曼秋打招呼，一时间就热闹起来。

关于梓锦高嫁进侯门的事情在京都也是无人不知。这个无人不知并不是因为梓锦多有名，而是好奇叶溟轩看不上罗玦那样的美女，喜欢上的究竟是个什么女子。因此当长公主把梓锦介绍给大家的时候，尽管有了心理准备，可是看着眼前风华绝代的美丽女子，众人的呼吸还是微微一滞。

黛眉开娇横远岫，绿鬓淳浓染春烟。那一双眸子清澈得就如同山泉之水，肌肤白如积雪，赛如凝脂，挺直的俏鼻下樱唇泛着粉色莹润的光泽。身姿如三月春风拂柳，行止间又仿若步步生莲，端的是耀煞人眼，尤其是这一身樱桃红的衫裙越发地衬托梓锦清纯中带着丝丝妩媚，就连女子都看呆了眼。

“难怪能让叶三少一见倾心，果然是天仙绝色。”有人低声说道，言语中满是钦羡。

“不过是姿容出众，以色事人焉能长久？等过了新鲜头，这样的出身能立住脚才怪。”也有人如此刻薄。

更有人一言不发，只是默默端详，梓锦尽量让自己放松，看起来神色如常，其实心里还是有点紧张，长公主看着梓锦轻声笑道：“莫怕，有我呢，这些人最是见惯风头的，不用去管就是了。”

梓锦听到长公主这么说心里就放松了些，今日的长公主在众人面前的仪态跟在叶府的退让不管世事是完全不一样的，到底是长公主往那里一坐，那骨头里散发出来的皇家威严的确是挺唬人的，梓锦愣一愣，觉得这样的长公主才是真正的公主，高高在上令人不敢仰视的金枝玉叶。

随着人越来越多，梓锦也见到了一两个熟人，先看到的是凉国公夫人，两人不经意的见面都有些尴尬，毕竟为了罗玦的婚事，凉国公夫人在姚府下了不少功夫，梓锦跟罗玦又是把话说透的人，其实这两人虽然嘴上没说过，但是心里门清呢。

凉国公夫人瘦了许多，大约是因为罗玦前段时间闹出的那些事情，虽然最后跟齐府顺利结了亲家，只是终究不如意。凉国公夫人冷冷地打量着梓锦，周围的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两人之间的波涛汹涌，各忙各的，长公主也被别人缠住了说话一时顾不上梓锦。



梓锦看着凉国公夫人那凶狠的眼神，心中了然，面上却是不显，只是淡淡地看着她，却一言不发。

“终究还是你赢了。”凉国公夫人从牙缝里蹦出来这么一句，那眼神恨不得将梓锦撕裂一般，从骨头里都散发出浓浓恨意。

“夫人说什么呢？梓锦可听不懂，自古婚嫁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可没有令媛的本事，哪里有什么胜负之说？”梓锦淡淡说道，在外面打死也不会跟任何人承认她跟叶溟轩有私情，死也不会的，尽管凉国公夫人心里门清。

“哼，你也别得意，不过是在新鲜头上，等过了新鲜劲，像你这样出身不高的庶女，大宅门里每年也得葬个一两个。”凉国公夫人嘲弄道。

“是吗？那夫人可要擦亮眼睛看好了，不过我想夫人还是先关心令媛比较好，听说在婆家过得不怎么如意，虽然尽得丈夫欢心奈何婆婆不喜，是啊没有哪个婆婆喜欢一个心里爱着别的男人的儿媳吧？更何况……”梓锦轻轻一顿，打量到周围有眼神扫过来，梓锦的面上越发地带了柔柔的笑意，“破坏我婚事的正是令媛，夫人怎么就不觉得内疚了？”

说来也是，罗玦先是死追着叶溟轩不放，偏生叶溟轩喜欢的是梓锦，而后又破坏了梓锦跟齐恒的婚事，可不是梓锦的天生对头吗？

“玦儿说得没错，你真是牙尖嘴利不好应付的，以前我还想着你这样的温和，怎么就会把玦儿气得三天吃不下饭，今日一言果然是令人惊讶。”凉国公夫人眨眼间收起了那一副冰冷阴毒的面容，换上了同样和蔼的带着长辈的温和笑脸。

梓锦早就知道这人不能小看，变脸的功夫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比起夫人还是差远了，以后还请夫人不吝赐教才是，梓锦尚且年幼，再修炼个十年八年，想必就能及得上夫人的十分之一了。”梓锦清脆的笑声溢出嘴角，道了声再会，这才徐徐走开。

梓锦刚走，就有凉国公夫人的好友围了过来悄悄打听梓锦，凉国公夫人素来是老道的，怎么也不会在众人面前公然说梓锦的不是，她怕的不是梓锦，不过是梓锦身后厉害无比的姚老太太，但是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还是可以的。

梓锦转身离开后，这才悄悄地叹了口气，没想到凉国公夫人这样的狠辣，瞧着自己的眼神那是一个不甘心，只怕以后还不定生出什么幺蛾子来，自己可要当心了。正想着，梓锦一抬头不曾想又遇上了一个熟人，便是一呆，来人是谁，却是曾经的靖海侯府的三夫人，两人一见面俱是一愣。

“三夫人？您怎么来了？”梓锦惊喜地问道，对于这位三夫人梓锦是很有好感的，因此格外地亲切。

三夫人依旧是气色不错，看到梓锦先是惊讶，随后笑了起来：“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三少夫人……”

“夫人，您还是叫我梓锦吧。”梓锦觉得三夫人这样称呼她很别扭，这个爽朗的夫人梓锦一直挺喜欢的。

三夫人也不别扭，不过到底没喊梓锦这样失礼，而是叫了一声五姑娘，然后又道：“没想到兜兜转转咱们还有见面的时候，可见真是缘分。”

梓锦也很奇怪，靖海侯府出事以后，虽然没有牵连三房二房，但是毕竟也是落败了，两房儿子又没有功名在身，怎么还能出入这种场合？看着梓锦惊讶的神情，三夫人也挺痛快，就说道：“君秋离京前施了一些手段，给他的两位弟弟，我膝下的长子，三弟妹膝下的长子都谋了一份差事，虽然没有正经的功名在身，但是两人也都是自小习武，颇有底子，一个做了从七品的游牧都尉，一个做了七品的把总，只要好好地混，以后总能否极泰来。”

梓锦就有些怔怔的，吴祯到底是心善的，临走前还做了这样的安排，于是就笑道：“真是恭喜夫人了，这可是好事情。”

三夫人眉开眼笑，叹息一声：“当初我真是喜欢你这个孩子，巴不得你进我家门做我侄媳妇，君秋那孩子对你……”意识到这话不该说出口，毕竟梓锦已嫁作人妇，忙改口说道：“你现在可好？”

这只是三夫人打心里的关切，梓锦自然感受得出来，就低声说道：“老夫人挺和善，婆婆也是宽容的，夫君对我极好。”

“这就好，你这孩子一看就是有福气的……”

两人絮絮叨叨地说了一会儿家常，这才分开，临走前三夫人又回过身来看着梓锦远去的背影，想起孤单南下的侄子，不由得叹息一声，多么匹配的一对，为了家族却落得劳燕分飞，只是可怜了君秋。前些日子还来信问她过得好不好，那般地放心不下，却又为了家狠心舍下了……

孽缘啊！

梓锦自然不知道三夫人的感慨，而三夫人也并不知道她们三人之间的纠葛，没走几步就遇上了楚沈二人，三人互相打过招呼，楚氏看着三夫人远去的背影，看着梓锦问道：“三弟妹，那人好像是原靖海侯家的三夫人吧？”

梓锦跟吴祯订过婚事的事情是公开的，自然是很多人知道的，梓锦听着楚氏这般问，就很大方地笑道：“大嫂好眼力，正是三夫人，以前在闺中见过几次，方才见面打了个招呼。”

没别人的时候，这妯娌三个倒是没了表面的和谐，沈氏就冷笑一声，斜斜地打量梓锦，道：“靖海侯家是获罪的罪臣之家，三弟妹可别误交一些匪人连累大家。”

靖海侯家这才出事不久，三夫人这个时候还出来交际也需要极大的勇气，自然少不得像眼前这种势利之人的排挤。梓锦闻言心里不悦，嘴上就说道：“我不过是跟一个故人打了一个招呼而已，二嫂不用担心会有祸事临头。更何况如今三夫人的儿子已经做起了命官，这以后的事情谁又能预料呢？还有，靖海侯府虽然被夺爵，但是驻守西南沿海的还是吴家人。”

楚氏这是捂嘴一笑，道：“到底是曾经订过亲的人家，三弟妹知道得倒是详细。”

这话真是刻薄至极了，几乎是直接说梓锦一女许过几家了。梓锦也不生气，只是冷冷地瞅了楚氏一眼，道：“梓锦闺阁女子，只知道父母之命不可违，并不如大嫂好运气，可以一说亲就顺利出嫁，可见大嫂真是厉害呢。”

梓锦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楚氏讥讽梓锦一女许三家，梓锦却又反过来讥讽楚氏不安稳，婚事顺遂自然是两家提前相看过，男女也以不同的方式见过的。

楚氏顿时气得脸色微红，却又无法反驳，梓锦还真蒙准了，楚氏是偷偷跟叶锦见过的，虽然是做无意状，到底有些失于莽撞了，因此梓锦这么一讥讽，一时间她倒是蒙住了。

“三弟妹看着温吞真真是牙尖嘴利，祖母都被你骗过去了。”沈氏讥讽地说道，她就是看到梓锦越这样的淡定心里越是不满。

“彼此彼此，大家都披着皮，不过是看谁撑的时间长。两位嫂子为了今日也是煞费苦心了吧？”梓锦意有所指，毕竟从来到现在除了凉国公夫人跟三夫人还没有哪一家的贵妇主动跟梓锦说话，这就意味着别人在排挤你，很明显，梓锦这个庶女果然不被别人放进眼里。

楚沈二人相视一眼，楚氏抿嘴一笑：“三弟妹真是多心了，你这话可说得有些不明不白，咱们没听懂呢。”

“听不懂？是该听不懂，我说的是人话。”梓锦说完不再理会她们擦肩而去。

沈氏愣愣的，看着楚氏道：“她……居然骂我们不是人？”

楚氏眼眸微眯，冷笑一声：“咱们跟过去，好戏要上演了呢，我倒要看看她怎么办。”

生辰宴会办得很是热闹，不过是巳时初刻，整个公主府里已经是热闹非凡，男女有别，分内外院宴客，梓锦从头至尾恭恭敬敬地立在长公主身边伺候，静静地听着长公主跟这些名门贵妇们交谈，杜曼秋倒也是会演戏的，这个时候跟长公主配合得极好，一点也看不出这两位平妻之间的矛盾，梓锦在长公主喝茶的时候适时地递上茶水，吃瓜果的时候亲手用银签子插好了递过去，从头到尾始终是带着淡淡的笑容，动作恰到好处，既不显得谄媚也不显得生疏，一切刚刚好，偶尔长公主跟她说话的时候，或者在座的人问她话的时候，梓锦都能回答得刚刚好，既不显得自己卑微也不显得自己张狂，正因为这个刚刚好，让在座的诸人对梓锦越发地好奇了。

“听闻三少夫人一手绣艺名冠京都，不知道今日给公主殿下送来了什么贺礼，是不是亲手绣的屏风呢？”

一语既出满堂寂静，这里的人都知道梓锦刚嫁给叶溟轩没多久，紧接着就到了宣和公主的寿辰，就算是想要送只怕也是赶不出来的，这样没有礼貌的询问分明就是想要看梓锦的笑话。毕竟梓锦名声大显的根由除了是鲤跃龙门嫁给了叶溟轩，更早的时候就是以一手卓绝的绣工在京都流传。

梓锦抬头望说话的人瞧去，却是一位二八妙龄的少女，一身桃红的衣衫尽显娇俏，一双大眼睛盈盈地望着自己似乎是并不知道她说的话将会让梓锦多难看，只是纯属好奇地问问而已。这人方才长公主介绍过，是安顺侯的嫡长女严慈，而严慈又是罗玦的闺中密友，原来是替好友出头来了。

宣和公主笑眯眯地看着梓锦一点也没有阻止的意思，长公主对梓锦很有信心，要是这么一点小问题就难倒了梓锦，那她真是看走眼了，想起前几次梓锦跟楚沈二人的交锋，长公主浅浅地笑了，不管梓锦做什么决定，说什么话，她这个做婆婆的都会支持她的。

杜曼秋婆媳三人，也只是带着“善意”的笑容望着梓锦，其余的人见叶家的人并不出头，都以为梓锦在叶家并不受重视，因此看热闹的心越发地重了，梓锦自然是能感受到这满厅里的各色眼光，当众给自己难堪，这也不过是梓锦预料中的事情。

这位严大小姐看着不像是那种有很多心眼的人，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只怕是有人在背后教唆吧，想到这里梓锦的眼睛就状似无意地扫过了凉国公夫人，只见她正坐在安顺侯夫人的身边，低眉敛目地并未看向梓锦。

梓锦无声地笑了，这才将目光转向了严慈。说来絮叨，其实这一切不过是眨眼间的事情，梓锦轻轻开口：“严大小姐过奖了，一手绣艺名冠京都这样地称赞，梓